

上册

戴乐志

# 姜太公演义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JIANGS

TAI  
JIANGTAIGONG

SONG

YANMI  
YANYI



责任编辑:施浩祥  
封面设计:袁银昌  
封面图:刘旦宅  
插图:瞿谷寒 瞿春伟

**姜太公演义**

戴乐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7.5 插页4 字数587,000

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16,001—20,500册

ISBN 7-5321-0532-6/I·427 定价: 8.30元(上、下册)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与《封神演义》同一时代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。

作品与《封神演义》迥异,没有写神怪魔法,而是根据作者对这一历史阶段烂熟于心的史料构写而成。其中对姜太公、纣王、妲己、费仲、恶来、崇侯虎等等人物,都有新的真实可信的描写,对商纣败亡的原因,也较符合史实。

小说虽没借助神怪魔法,但较真实地描绘了姜太公的文韬武略,商纣王的渐变过程,西周的兴起;在展示古代战争和风貌上,蛇神岭的蛇虎相斗,秦颠渑池斩鼍龙,黎地的狩猎和群英比武,飞廉训大象攻营丘,朝歌郊外牧野商纣和西周出倾国之兵的会战……都较真切动人,颇具神奇色彩。

本书作者是位盲人,他以坚强的毅力,摸索着纸条,花了五年多时间,写成的这部具有通俗演义鲜明特色的小说,情节起伏有致,可读性强,对了解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也颇有裨益。



姜子牙

周武王





比  
干



纣王

妲己





## 第 一 章

### 一

殷商末期，大约距今三千二百年光景，在被称为“炎方”或“东夷”的山东一带地方，一个姜姓部落正在兴起，这个部落不久前还是以母系为中心的。部落的女酋长称为“太姜”。她们实行族外婚制。也就是部落的女子只招婿不出嫁；部落男子都外婚，不内娶。招来的女婿都得姓姜，但仍保留原来的姓名。在太姜后二代的女婿中，出了两位杰出的人物。前一代的原姓逢，名伯陵。他的妻子伯姜原是氏族继承人，但她却把部落事务都交给丈夫逢伯陵管理，于是伯陵成了第一代的“姜太公”。

姜氏部落地处博山之阳，淄水之滨，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。姜氏部落的人善于稼穡，他们自称是神农氏的后代。当时商族的移民早就布满了山东，夷方土著的地盘被占得越来越小了。它东北有莱氏，西鄙有薄姑，西南有长勺氏和尾勺氏，南面有奄国。这些商族都与殷商同宗，既是殷商的诸侯，又是殷王的爪牙，他们无不虎视眈眈地觊觎这姜姓部落。逢伯陵为了确保部落的安全，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始筑城，名为营丘，接着筑邑建国，取国名为“齐”。

一个孤立的齐国是很难防御众多敌人的。逢伯陵又联合沂、蒙一带及滨海地区的八个部落结为同盟。他们都以氏族为名，这就是林、田、栾、蒙、吕、鱼、桑、杞梁与姜氏合称为“东夷九姓同盟”。这样一来，周围的商族就不敢对他们轻举妄动了。

第二代的姜太公姓吕名望，又叫子牙。吕姓原是个大族，分支很广。据说原出南阳宛地，山东、山西都是分支。山东的吕氏在滨海开辟草莱，渔猎耕织，就定居下来，称其地为“莒”，又叫“东吕”。现在的姜太公，就是这滨海的东吕人。莒地东临大海，西背蒙山，北面是一望无际的草滩，草长过人；南面是蛇兽潜藏的丛莽密林，绝难通人。东吕人在这山与海，林莽与草滩之间开辟了一片农田，一面耕种，一面渔猎，由于环境使然，必须与大自然搏斗，所以不论男女老幼都养成了勇敢的性格，尚武的精神。吕望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锻炼成长的。

逢公伯陵是东夷最杰出的武师，他联结东夷九姓各族，为盟邦培训大批武士。吕望青年时代曾是逢伯陵的入门弟子。后来因为他武艺出众，勇力过人，加以品貌又好，逢公和伯姜都看中了吕望，把女儿嫪子配给他。婚后，嫪子就改称申姜，生了个儿子，名叫吕伋。

太公望继逢伯陵之后，既是九姓盟主，又是夷人的武师。他比逢伯陵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他不但精通拳棒和当时的各种兵刃，而且对御车、射箭以及行军、布阵都作过精湛的研究。他以为在山东的各商族诸侯并不足惧，而他们的宗主殷商确实是可畏的。为了摸清殷商及其与国的兵力，他几乎踏遍了中原地区的大河南北。他三次到过商邑朝歌，最后一次是在帝乙死后，新王帝辛即位的那一年。他听说帝乙不让长子微子

承嗣位而把王位传给只有十八岁的小儿子受德，预料殷商必将有一场内哄，所以反倒松了一口气。然而时间相隔三年，不但听不到殷商内乱的消息，反而传说新王受德将在今年的冬天大鬼蒐于黎地。得知这个消息还不满十天，帝辛的传檄果真到了营丘。内容是通知“齐侯”，在初冬十月的中旬会狩于黎。这个传檄，倒是把太公吕望难住了。

太公望知道，所谓大蒐就是帝王召见诸侯的一种典礼。这种典礼，形式上似乎与诸侯会猎，其实是炫耀武力，勒逼贡赋的一种手段。帝王在“大蒐”上只要对诸侯一不顺心，就可以借故杀戮。而自己这新立的齐国从来没有向殷商称过臣、受过封，怎么忽然被称为“齐侯”呢？商王帝辛这样做，无疑是一种试探，又是一番诱迫。如果你受封称臣，那么接着就是无穷无尽的勒索；如果你不加理睬，那么接着就是一场血战。因此，去不去黎地参加“大蒐”，是有关东夷九姓存亡、荣辱的大事。太公望觉得自己虽是盟主，可对这样的大事，不宜擅自决定。于是，一次九姓部落的首脑会议在齐邑营丘召开了。

营丘城很小，纵横都不满十里。城墙是石基加土打垒，高不过二丈。东南西北各开一门以备出入，以防寇侵。城外四周五里以内为负郭田，十里以内为郊，十里以外那就是鄙野了。

城内南北、东西各有一条可容驷车并行的通衢，此外还有不少大小巷陌，都是居民的住宅。

城中央十字路口是一大片广场。广场正中有一座高出城墙的鼓楼，鼓楼北面的街道两侧，左首是“社”，右首是“庙”。社是供奉土地神的，人们就在这里祀求五谷丰登，六畜繁殖。社前广场上物物交换的市集，每逢祭祀、节庆和朔望之期，四郊以及各部落的人都携带各种货物赶来交易，这就是“社会”。

至于“庙”，那是姜姓的祖庙，供奉的自始祖炎帝神农氏起一代代姜姓的祖宗神主。现今也称“齐庙”。凡有氏族以及九姓联盟的重大事务，都在这里商议。

这是殷商帝辛四年的仲夏。这时节，山林中毒蛇猛兽最为活跃，不宜狩猎，人们多数比较闲散，都喜欢到社前广场上来看看集市交易。尤其是今天，他们得知九姓各部落的长老们早上都要到齐庙来开会，决定是否去黎地参与商王的“大蒐”，这一次会议将要决定东夷的命运。

齐庙里的会议讨论得十分热烈。九姓部落的长老们，各带着自己部落里最有声望的武士来参加会议。因此，并不十分宽敞的庙堂，黑压压地坐满了一群男女老少。坐在正中的一位，就是盟主太公吕望。

太公望年龄五旬上下，宽额高鼻，浓眉阔口，两目炯炯有神，威严逼人。头上挽了个牛心髻，插着一支骨簪。上身穿一件麻布坎肩，袒露着粗壮的两臂。下半身穿一条长过膝盖的葛布裤，赤脚芒鞋，十分利索。他说话语气缓慢，声若洪钟，字字铿锵有力。现在会议似乎已近尾声，他正在作最后的结论了。

“……诸位舅姑兄弟都说得很对。我东夷九姓乃是炎帝子孙，从来没有臣服过殷商。而今殷辛称我为齐侯，命我参与冬初的黎地大蒐，这是想以一角空文逼我永远纳贡称臣。然而商族六百年夺地千里，掳奴亿万，其暴戾与贪婪是永无底的。我若一旦屈从，必将被勒索无已，终至民穷财尽，那时想抗衡也无能为力了。因此，各位舅姑兄弟都以为且不予理睬，看他将奈我何。”他停了一下又道：“殷辛虽然是个乳臭小儿，但他气血正旺，又加刚愎自用，我不理他，他是决不肯善罢甘休的。而况殷商在东夷有许多同宗之国，薄姑、商奄、长勺、莱人虽不足

惧，但條侯、萧侯是颇有实力的。如果殷辛纠合东方的多子族（商族子姓，所以同宗，诸侯称为“多子族”）。前来侵犯，势必有几场血战，这是不可大意的。故而我以为除了砺兵秣马，作好一切御敌的准备之外，最好略备贺仪，以友邦观礼之名去参与黎地的会狩。这样，虽然未必能消弭战祸，但一旦衅起，理曲不在我，何况此外还有几个好处……”

太公望正要说下去，忽然被隔座的一位中年虬髯男子所打断。只见他猛挥了一下粗壮的右臂，冷笑了一声插话道：“有好处？而且还有几个？我看时光不早，你老先不说这种海外奇谈。我且问你，你将派谁去参加黎地的大蒐？夏禹大会会稽山，杀防风氏的故事你知道不？殷辛人称纣王，是个残虐的暴君。你重赂称臣，他还未必饶你，何况以友邦自居与他分庭抗礼，他能容得吗？且莫说此去能有几个好处，我看派去的人，能招魂回来就算不错哩！”说罢，他一阵大笑。

说话的人是蒙氏部落的副酋长蒙大山。他在姜氏族学艺时，曾看中了一个叫玉姐的姑娘。可玉姐早相中了杞梁氏四兄弟中的大哥杞梁孟子，只等孟子来入赘了。有一天，蒙大山在北郊枣林中遇见玉姐在打枣，他就上前调戏，并想在林中玷污她。谁知杞梁孟子正潜伏在林外草丛中想猎取一只香獐，他忽然听到玉姐呼救，急忙闻声赶到，和蒙大山展开一场恶斗，终于救了玉姐。这场纠纷，由逢公伯陵调解，未酿成事端，但杞梁氏与蒙氏终于有了嫌隙，从此多少年来再也没有通婚姻。

蒙大山讥讪的笑声未落，左边座上的一个英俊男子，杞梁孟子的大弟杞梁仲子霍地站了起来喝问道：“蒙大山，你张狂些什么？你怕选上了你招不回魂吗？依我看，你还不配呢！当然不论谁去参与商王会狩都有危险，殷辛既来相召，你若不去，

他也不会罢休。可派谁去呢？当选的人，我以为必须是个临危不惧、履险如夷的勇士，他还得是个审时度势、随机应变的智者。你且放宽心，还是静静听完盟主太公说话，再发议论为好。”

蒙大山被他这一番话说得满脸通红，不由大怒，跳将起来要与杞梁仲子见个高低。幸亏邻座有个老叟在蒙大山手腕上紧紧一握，只见蒙大山咧了咧大嘴，就颓然坐下了。

这位老者是林氏部落的族长太公名叫林伯虎，他还是姜太公吕望的大师兄。年纪已近六旬了。九姓各部落不管男女老少，没有人不知道“乾坤掌”林伯虎的。林伯虎镇住了蒙大山，就微笑着对太公望道：“盟主太公！现在该说正事了。请继续抒发高见吧！”

太公望点了点头，看了杞梁仲子一眼道：“要选派参与会狩的人，确实要智勇兼备才行。我们要选这样的人固然不易，但派去这样的人会有不少的好处。殷商是以天子自居的大邦，他们凌辱万方，骄横一世，到底有多少实力，人们往往不得而知。商王大蒐，正是他向诸侯耀武之时，我们虽只是管窥一斑，却不难由此知其全豹。为了将来克敌制胜，必须做到知己知彼，我们去观察一下是极有必要的；其次我们还必须争取备战的时间。只有派人去参加会狩，方能使他无所借口。这样我们不妨一面谦词敷衍，一面砺兵秣马，把战争的时间推延到可能的远期；其三是我们必须派出几个东夷最杰出的武士去显一显我们的威力，这样能使殷辛犹豫，商奄胆寒，不敢轻举妄动；其四，我们在会狩中也可结识一些异姓诸侯互为声援……总之，我们去参加会狩，好处甚多，而不加理会，就会很快招来战祸。若为东夷九姓着想，这畏刀避剑，坐等战祸，决不是良

策……”。

太公望一口气说了许多，刚想继续再说，只见坐在右旁的田大姑抢先说话了。她笑吟吟地对太公望道：“你说的参与会狩之利与不去之害是无可辩驳的。现在看来，至关紧要的是派谁去最好。这个人要有洞察殷商虚实的目力，要有不亢不卑，应对如流的口才；要有辟易万夫，威震诸侯的武勇；要有谦恭好礼，使群贤归心的风采……这样的人材，你看我九姓之中，谁能当选呢？依我的愚见，除盟主和林太公以外，再没有别人了。然而殷辛骄恣暴戾，心怀叵测，让你和林太公去履此险地，我们九姓部众又谁能忍心呢？”

接着，与会者各抒己见，又争论了一番，最后决定由太公以九姓盟长身份锐身自任，亲领各部落壮勇去黎地参与大蒐。并拟定各氏族不超过十人，驷车一乘，甲冑、兵刃、粮秣等自备，于八月上旬到营丘候命。

一经决定，在座的许多年轻人就七嘴八舌地嚷着要同去。其中田氏的田孟雄、桑氏婿冯龙，吕氏的吕无畏，栾氏的栾平，林氏的林武子，鱼氏的鱼化鹏，还有杞梁氏四子中仲子与季子……一片哄嚷。太公无奈，提出由各部落自行选定。会议结束，各部落长老都带领自己的随从各回本部去了。

此该，留在庙里的只有太公和他的儿子吕伋、侄儿吕无畏以及田孟雄和杞梁氏四子中的仲子、季子等六人了。他们都要参加大蒐，保护太公。太公望知道九姓青年武士中想跟他去黎地参加会狩的，可能有数千人。但他只要百来人，确实可以做到百里挑一。“兵贵精而不在多”，有一支精锐的队伍随行保护，料想商王也不敢轻举妄动。因此，他对吕无畏、田孟雄和杞梁季子等人要求随行，内心虽然同意，还不肯立即答应，他要

他们先回去跟父母、妻子或恋人们好好商量商量,然后再说。他认为蒙大山的顾虑也是实情,对此去的危险,不能没有充分的估计。吕无畏知道,这是伯父的“激将法”。氏族部落的女子对丈夫出征或参战,从来不曾有拖后腿的。但未婚恋人却可因此提早结婚,以便留下后嗣。所以,他只睨着田孟雄和杞梁季子微笑,自己不再启口。

田孟雄暗想:自己虽然还没有和姗姗结婚,但太公就是他的老岳父,这名分差不多已经定了。不论是盟主太公还是老岳父,老人家为九姓部落的事亲临险地,作为子婿不能随行保护,这还能见得人吗?这样的事情,若去跟姗姗商量,一定反遭讥笑,哪有女婿保护丈人而被女儿反对的呢?所以他也笑而不语。

这两人不说话,杞梁季子可真急了,他几乎嚷着道:“我弟兄四人难道一个不许去吗?要是只去一个,除了我还有谁呢?三个哥哥都得跟嫂子商量,我可以自己作主。”他这么一说,引得太公等都大笑起来。

这老少六人正在说笑着,忽见庙外拥进好些人来。原来他们听说太公要冒险去黎地参加大蒐,有的跑来劝阻,有的表示敬佩,其中有的老者问道,黎地在哪里,距此多远?吕无畏见问,说“不知道”。太公笑了笑:“黎国是殷商同宗,子姓之国。过去的黎侯叫子圭,听说已经去世了。当今的黎侯是谁,我却不知。黎地在太行山西,与商邑相隔不远。如果越山坂小道,十天就可往返一次。从东夷启行,渡河沿易水,登百盘坂,穿黑松林,才能到达黎地。这一路在河北平原部落,小国很多。过境借道须费不少口舌,尤其是易氏部落乃登百盘坂的必经之路,最费周折。太行山上草盛林密,山高谷深,道路异常崎岖复杂。估